

A Dog's House



林子震（大資）

臺大戲劇碩士班創作組，現任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專職編導。導演有無獨有偶《鯨生》、沙盒劇場《畢業紀念冊二〇一一》、仁信合作社《五個同衣女子》等十部作品。編劇作品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臺大文學獎等。出版有詩集《美村路上》、短篇小說集《天空之門》以及兒童小說《彩石遺事》。

人物

犬兄

犬妹

犬大哥

演員皆以時裝為主，除了項圈，不得使用任何

擬似動物的服飾裝扮。

場景

一間連接著房間、大門和廚房的舊公寓客廳。

第一場

開場時，兄坐在電視機前，兩眼直盯著電視螢幕，一地都是瓶罐和零食包裝袋。他外表年約三十，渾身衣物骯髒，頸上戴著項圈。頭髮油膩，蒼白皮膚似乎很久沒有外出接觸陽光。

他翻動茶几上的空紙盒和餅乾袋，試圖從垃圾堆中尋找食物。他得到了些殘餘的碎屑，滿足地倒進嘴裡。他在垃圾堆間發現了一雙運動鞋。他試著不去注意它，眼睛直盯著電視螢幕，但注意力卻不時被牽引過去。他終於受不了，他一爪將鞋攬過，像狗般弓縮起身子，用指甲固定住鞋身，邊吠邊咬齧地試圖用牙齒解開繩結，玩得亦樂乎。

妹從大門走進，無語地注視著兄。

妹穿著一身乾淨整齊的日式女學生水手制服，同樣戴著項圈。她身形瘦弱且手腳纖細，像是個還未發育的孩子。

兄意識到妹後瞬間停止動作，坐挺起身子。

犬妹：格，你說你會戒掉這個壞習慣。

犬兄：我只、只是忍不住……

犬妹：人就要有人樣。

犬兄：對不起□。

犬妹：鞋子是從哪來的？

犬兄：不是你從外面拿回來的□？

犬妹：我才不會亂撿東西回家。

犬兄：那會是誰？

頓。

犬妹：會是他嗎？



他們一起看往上舞臺的房間門，回頭再次彼此凝視。

犬兄：你是說大哥？

犬妹：他出來過了嗎？

犬兄：我審麼都不知道喔，我醒來這裡就是這樣惹。

犬妹：問你也是白問。今天真是累死我了。

妹攤坐在沙發上，仰著頭深吐了一口氣。

靜默。

犬兄：家裡有沒有審麼可以吃的？

犬妹：有啊，麻買了都放在廚房櫃子下面，自己去找。

犬兄：麻買的那種飼料你說可以吃口？

犬妹：不吃拉倒。

最後又退回到沙發。

犬妹：不去啦？

犬兄：下次。

犬妹：每次都這樣——

犬兄：診樣啦！

犬妹：沒事。

妹走進廚房，拿出牛奶和穀片放在客廳桌上，又回去廚房找碗。兄等不及，就撕開穀片紙盒，直接配著牛奶吃了起來，穀片掉得滿地都是。

妹帶著兩個湯盆回來。

犬妹：响叻，幹什麼！

犬兄：（含糊不清地）喔嘔囉啊（我餓了嘛！）

犬妹：習慣真的很差捏。

犬兄：我想吃牛排。（頓）你跟麻出去散步的時候，麻是不是都偷帶你去吃牛排？

犬妹：蛤？

犬兄：我聞到了，上次回來，你身上有牛排的味道。

犬妹：不過就那麼一次。

犬兄：奸詐！我也想吃牛排。

犬妹：怪誰？就是因為你這個樣子，有氣無力又髒兮兮，麻才不帶你出去。

犬兄：……我又不想出去。

犬妹：看吧！那你就乖乖看電視、吃飼料。說不定哪天麻帶菜尾回來，裡面會有你最喜歡的牛排。

犬兄：才不會有那一天咧——我決定要出去了！

不要攔我。

犬妹：路上小心。

兄走到門邊，手搭在門把遲遲無法按下，

妹收拾完地面，幫兄倒好一盆穀片粥。又倒好另外一盆，拿到房間門口。她敲了敲門，把穀片粥放在門邊，回到沙發上。

房門開啓一道窄窄的缺口，黑暗中伸出一雙手，摸空了幾次，終於構著湯盆的邊緣，將湯盆拖回到黑暗中，房門關上。

房門關上後，兄妹的視線又回到電視機。兄屈身就碗，伸長舌頭想要舔嘗穀片粥，被妹用湯匙敲了一下腦袋。兄一臉無辜地抬頭看著妹，妹將湯匙遞上。

犬妹：真難看。

犬兄：反正在家又沒大……

兄話還未說完就又埋頭吃起穀片。



房門裡傳來動物的嘶吼，以及物品碰撞、摔落的聲音。妹小心翼翼地走到房門邊，從門下的縫隙偷看裡面的情形。突然門猛烈地震動，妹嚇了一跳，又回到電視機前。這時，兄已經進食完畢，攤在沙發上打呵欠。

犬兄：眉，麻都帶你去哪裡玩？

犬妹：就附近走走，逛街買衣服、弄頭髮，去咖啡廳陪太太們坐，陪她們那些煩死人的貴賓狗玩。

犬兄：那你們有沒有去吃甚麼好吃的東西？

犬妹：還好，麻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犬兄：好好喔！

犬妹：我們今天去一間港式茶餐廳。

犬兄：那裡有甚麼好吃的？

犬妹：其實都很普通。腸粉、燒賣、菠蘿油和鴛鴦奶茶之類的。

兄走進廚房，但隨即又走了回來。

犬兄：沒有杯子惹，你要不要直接到水龍頭喝？

犬妹：算了。我自己有礦泉水。

兄妹兩人靜默地坐在電視機前。

犬兄：你有看到這個新聞口？他們在拉脫維亞的森林裡發現狼童，你聽過口？就是被狼叼走，以為已經被吃掉的小孩，好幾年後被人找到時，不但沒被吃掉，而且還被狼養大，整個動作和叫聲都變得跟狼一模一樣。

犬妹：就像泰山那樣嘛。

犬兄：然後政府和科學家就在煩惱，要不要把他從狼群帶走？

犬妹：喔？

犬兄：因為好像很久以前在俄羅斯也有發現狼

犬兄：好好喔！

犬妹：但其實我不太想吃。

犬兄：爲甚麼？你很討債捏。

犬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犬兄：腎壞掉了。

犬妹：對啦，壞掉一顆，另外一顆勉強還活著。吃太多鹽巴和果汁就變成這樣。麻很過分，明明醫生都跟她說過我什麼東西可以吃，什麼東西不能吃。她還一直塞給我。

犬兄：你可以打包給我，你以爲我那麼喜歡吃喜瑞兒口？

犬妹：又不是我想要的。馬麻一直對別人說我好乖、好可愛，然後就「啊，寶寶嘴巴張開」，接著食物就自己塞進來，我不能不吃嗎？

犬兄：誰叫你要當麻的乖寶寶。

犬妹：我想喝白開水。

犬兄：我去幫你倒。

童，他們把他帶回人類社會，想要讓他重新學會當人，但他當狼當習慣了，突然要他穿衣服拿湯匙審麼的，都覺得很痛苦，幾年後他就被人類養死了。

犬妹：但也不能不管吧？

犬兄：但我覺得問題是，他診麼可能覺得自己是狼？太明顯啦！手腳啊、臉啊身體都不像，他診麼可能這麼笨，以爲自己是狼？

犬妹：或許，是他自己想要當狼？

犬兄：想當狼就當狼？那想當熊貓每天好口愛，坐著等人餵飽餵行不行？太荒謬惹！

犬妹：被狼養大又不是他選擇的，這是——

犬兄：命運。

犬妹：對，很多事不是我們可以——

犬兄：我知道，口的，但我偏不信這個。

犬妹：格，你好番。

兄繼續看電視，妹離開沙發，走到房門邊



側耳傾聽裡面的聲音。

犬妹：格，他好像沒有聲音了耶。

犬兄：他大概在睡覺。

門突然猛烈地震動，妹趕緊回到兄身邊。

犬妹：格，他是在搞什麼？

犬兄：還好吧？以前不就這樣。

犬妹：誰曉得？

犬兄：眉，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不記得大哥惹？

犬妹：是啊。

犬兄：診麼可以！

犬妹：他離開家的時候我們都還小，我連他長什麼樣子都不記得。

犬兄：……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樣子。

犬妹：不錯啊，滿帥的。

犬兄：恐怖！你沒有看到他的頭髮、他的鬍鬚嗎？

犬妹：格，這樣很 man。

犬兄：搞不好他還有爪子……我有個不好的預感。

犬妹：什麼？

犬兄：我覺得我們的大哥要變成怪物了！

犬妹：你是說吸血鬼嗎？

犬兄：野獸——狼人！

犬妹：挺酷的。

犬兄：不要開玩笑，你沒聽見他半夜會在房間裡槌牆壁、大聲嚎叫嗎？

犬妹：是喔，我以為那個瘋子是你。

頓。

犬兄：我……算了。我昨天被大哥的叫聲吵醒，我不敢開他的房門，我只好趴在門下面的

縫偷看，你知道我看到審麼嗎？

犬妹：大哥本人。

犬兄：我看見大哥全身都長滿毛，耳朵都尖豎了起來。最近晚上剛好都有月亮，而且又快滿月了，我真的很怕——

犬妹：怕他吃了你？

犬兄：不然麻為審麼把他關在房間裡？怕他突然變身，把我們咬死，吃掉惹！

犬妹：幼稚！門又沒上鎖，大哥想出來就可以出來啊，格，你很誇張。

犬兄：那大哥為什麼不出門？

犬妹：你還不是不出門，說人家。

頓。

犬兄：這會不會傳染啊，像電影被咬到之後變成狼人，還是說會空氣傳染？說不定哪天我們，你跟我還有麻，大家都——

犬兄：如果我們都變成狼人，只有格沒事，你說這樣好不好？

犬兄：我不要。（渾身搔癢）毛！我的臉和手長毛了。

犬妹：本來就會長毛，你偶爾也照照鏡子、刮一下。

犬兄：你看我全身好癢……（靠近妹妹）你看你看！

犬妹：走開啦，我會過敏啦！

妹推開兄，默默地開始收拾凌亂的客廳。她把垃圾和雜物從茶几和沙發上移開，扔到一個遠離電視的牆角，牆角堆滿成山的垃圾。

犬妹：你知道當初大哥為什麼離家出走嗎？

犬兄：不知道。

犬妹：不知道大哥離家出走這幾年是怎麼過的。



犬兄：誰曉得？

犬妹：你不會想知道嗎？

犬兄：審麼啦！

犬妹：大哥的事啊，失蹤的這些年發生了什麼事？他去哪裡？吃什麼喝什麼？搞不好已經有老婆和一堆小孩了。

犬兄：不可能啦！

犬妹：爲什麼不可能？

犬兄：他又不是大人，診麼會——

犬妹：拜託，我們年紀也都不小了，好嗎？

頓。

犬兄：我只記得小時候和他一起玩……

犬妹：可是我們都已經長大——

犬兄：我不喜歡這個話題。

頓。

犬妹：格，你說我們去房間裡找大哥玩好不好？

犬兄：你瘋了嗎？小心他把你吃了。

犬妹：我們可以去試看看——而且他還滿帥的。

犬兄：你知道自己在說審麼？他是你大哥耶。

犬妹：我又不認識他！

犬兄：但我認識他啊，不然麻幹嘛帶他回來。

犬妹：麻明明什麼都沒有說，搞不好他只是麻在橋下看到，覺得很 cute 就撿回家，你就自己以爲他是我們大哥，大哥離開時，你不是也只有那麼丁點大？什麼「大哥、大哥」都你在說。

犬兄：是味道，我記得大哥的味道！

犬妹：什麼味道？

犬兄：就是……就是我們是一家人的味道！

犬妹：走開啦，你好臭。

靜默。

犬妹：我覺得我們需要和他聊聊。

犬兄：爲審麼？

犬妹：好歹他和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犬兄：不要一直他他他的，他是你大哥。而且你

不怕他會傳染——

犬妹：奇怪了你！大哥大哥地叫得那麼親，但又死不跟他見面。怎樣？你們是害羞還是有

仇？如果真的是大哥，就算有病也是我們

大哥啊。

犬兄：我——

犬妹：又怎樣！

犬兄：沒事。

靜默。

妹默默地收拾著垃圾，兄盯著電視發呆。

犬妹：格，你今天還好嗎？

犬兄：沒審麼事，起來就看一下電視，然後你就回來了。

犬妹：你有沒有想過……找些事情做？

犬兄：像審麼？

犬妹：像是——大樓警衛！反正同樣是坐在那裡看電視，便當和廁所都很乾淨，還有制服可以穿，很帥呢。如何？

犬兄：……我做過，你記得□？

犬妹：有嗎？什麼時候？

犬兄：之前，第一天我穿得好帥地站在那裡，而且還很認真沒有看電視。結果一群穿得黑黑的、拿著棍子的人衝進來就K我一頓，還用紅色油漆把大樓外潑得到處都是。

犬妹：我好像有印象了……你回來哭得很慘……你尿褲子了。

犬兄：麻麻接我回家，又用雞毛撻子打了我一次，還拿菜瓜布和馬桶刷去搥我身上的油漆。麻麻根本就是覺得我沒用，她討厭



我。

犬妹：那又不是你的錯。

犬兄：反正除惹看電視，我什麼事也不會做。

犬妹：我們是電視帶大的嘛。

頓。

犬兄：但你還會陪馬麻散步、吃下午茶——

犬妹：格，我想離開這個家。

靜默。

電鈴聲響起，大門外傳來鑰匙開門的聲音。

犬兄：馬麻回來惹。

尖銳的電鈴聲中，燈光漸暗。

第二場

黑暗中，電視機亮起。電視播放一九九四年《五燈獎》節目，張惠妹正在演唱挑戰「五度五關」的奪冠歌曲〈愛的憧憬〉（原詞曲：五輪真弓）：

「假如去流浪，能去哪裡？孤獨的我能帶著什麼去找你？……我們來看第二次挑戰五度五關的張惠妹小姐能得到幾個燈，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恭喜張惠妹小姐榮獲『五燈之星』五度五關榮譽！」

電視傳來觀眾歡呼聲中，燈光漸亮。兄搬著一個大紙箱走進客廳，嘴裡哼唱著〈愛的憧憬〉，他在沙發旁放下紙箱，將桌面上的雜物垃圾用手肘掃到地面，從紙箱中拿出一捲捲黑色VHS錄影帶，仔細地在桌面排列成骨牌行列。

犬兄：……可以忘記，你不再懂憬；沒有愛情，擁有的只是你的背影……

妹從大門走進來。她穿著全套的清宮格格裝，頭戴誇張的大拉翅頭冠，腳踩繡花厚底鞋。她步履困難地踏著小碎步，搖搖擺擺地走到背後，而兄專注在排骨牌，沒有發現她。

妹看著兄專注的神情，伸出手指，輕輕推倒第一張骨牌。所有錄影帶連鎖倒塌，兄驚訝地大叫，搶救不及，瞬間所有錄影帶已經倒成一堆。兄惡狠狠地瞪著妹，妹不以爲然地聳了聳肩。

犬兄：你幹嘛啦！

犬妹：你才在幹嘛咧？這些髒東西哪來的？

犬兄：倉庫。我在裡面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

犬妹：像是？

犬兄：我找到出道前的張惠妹，劉海撥成一撮撮的，醜斃惹。

犬妹：是拔留下來的東西嗎？

犬兄：是勺，沒看過麻看《五燈獎》，那一定是拔惹。

犬妹：原來拔也喜歡張惠妹。

犬兄：好奇响？還有幾塊九〇年代的A片，來看看看勺。

犬妹：變態！

犬兄：好歹瞭解一下拔的品味……

兄繼續哼唱，將散落的錄影帶拾起，像堆積木般搭成一座小城堡。

妹艱辛地在沙發上坐下，脫下厚底鞋扔到垃圾堆裡。



當兄完成時，回頭才突然發現妹奇異的穿著。

犬兄：你怎麼穿這樣？

犬妹：你也太晚發現了。

犬兄：但這也太誇張惹！

犬妹：上次馬麻給我穿護士服你也是這樣說。

犬兄：你們這次是去哪裡？

犬妹：麻帶我去參加一個清朝趴，我是懷玉格格。

犬兄：清朝趴？還真的咧。那麻穿成診樣？太后

□？

犬妹：小李子。

犬兄：蛤？

犬妹：馬麻沒穿什麼特別的衣服，只戴了那種後面拖著一根辮子的瓜皮帽，像過年那樣。所有太太都是穿那種合身旗袍，我還以為走錯到夜上海趴，全部只有我穿成這

樣……

犬兄：超酷的啊。

妹不發一語，從袖袋裡拿起小荷包，掏出香菸和打火機，懶洋洋地靠著沙發吞雲吐霧。兄假咳了幾聲，但被妹瞪了一眼後就安靜了。

犬兄：所以……趴體好玩□？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

犬妹：討厭。

犬兄：診麼惹？

犬妹：大家長得都好像鬼。

犬兄：大家都穿得像殭屍道長□？

犬妹：沒有，因為我很累，到後來我就恍神了。回神的時候，燈光已經變得暗暗的，好多燈泡在那邊閃啊閃。音樂很大聲，大家都在跳舞。我不會跳，所以我躲在遠遠的，

而且穿這樣我真的很怕被人絆到——跌倒

——然後我就再也爬不起來。太暗了，誰的臉我都看不出來，只是黑影不斷在眼前晃來晃去，我找不到馬麻，馬麻明明長得跟山一樣高，但我就是找不到她。我覺得很害怕。

犬兄：就這樣？so boring！

犬妹：然後我就看到一道發光的門——後門是開著的！如果我要偷跑就是現在了！可是……

犬兄：你最後還是出現這裡了。

犬妹：對。我走到門口，但一步也跨不出去。我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走了，我要去哪裡？我可以做什麼？我要怎麼活？

犬兄：看吧，你還敢說我，你自己還不是——

犬妹：我覺得自己很討厭。

靜默。

犬兄：幹嘛這樣……

犬妹：那傢伙好了不起。

犬兄：蛤？

犬妹：我是說大哥。沒有拔麻照顧，自己在外面要怎麼生活？

犬兄：不知道，我已經不想這個問題惹。

兄身體不安分地扭動，他將手伸進衣服背後抓癢。

犬兄：我好癢。

犬妹：你該洗澡了！

犬兄：我不喜歡洗澡。

犬妹：那你癢死活該。

犬兄：（任性地）幫我搔搔。

犬妹：不要。

犬兄：拜託！



妹拗不過兄，勉為其難地點頭答應。兄飛也似地臥伏在沙發上，頭舒服地枕在妹大腿上。妹默默嘆了口氣，用手指在兄的背上來回抓癢。

犬 妹：（裝腔調）五阿哥，這樣的力道還行嗎？

犬 兄：（裝腔調）馬馬虎虎，但手指力氣稍稍不足，著實還得多鍛鍊。

妹突然使勁一掐，兄頓時發出慘叫。

犬 兄：呸的，指甲插進肉惹！

犬 妹：囉唆，再吵就自己用不求人。

兄閉緊嘴，漸漸表情也放鬆舒坦開來，兄妹兩人圍繞在溫和氣氛中。

犬 兄：麻在我小時候，都會這樣幫我抓抓背。

犬 妹：嗯哼。

犬 兄：小時候麻會帶我去公園玩，說我很可愛，會給我抱抱還會搔我癢，買好吃的東西給我吃，馬麻好像是我一個人的。那個時候真的好好。

犬 妹：是嗎？

犬 兄：麻小時候真的比較疼我，因為那時候你長

得比較醜。

犬 妹：小時候可愛有啥用，長大還不是——

犬 兄：（突然坐起）還不都你害的！

犬 妹：你不想抓背了嗎？

犬 兄：喔。（躺下）反正要不是你搶走麻，我現在一定很不一樣。

犬 妹：對對對，就會變成你穿格格裝好嗎？

頓。

犬 妹：所以小時候馬麻比較喜歡你還是大哥？

犬 兄：廢話，當然是我！

犬 妹：那在還沒有你之前呢？麻應該也很喜歡大哥吧？

兄不語。

犬 妹：說不定大哥討厭你，你把麻搶走了。

犬 兄：亂講！診麼可能？（頓）他一定恨死我惹。

靜默。

犬 兄：你知道把拔曾經和嚴家淦合照過嗎？

犬 妹：誰？

犬 兄：嚴家淦。

犬 妹：誰？

犬 兄：中華民國總統！

犬 妹：新選出來的？

犬 兄：不是！你根本不關心社會嘛！

犬 妹：我是啊。他做了什麼事，所以我該知道他嗎？

犬 兄：呃……就中華民國總統啊。

犬 妹：無聊。

頓。

犬 妹：把拔為什麼會跟總統合照啊？

犬 兄：把拔曾經被選為十大青年。

犬 妹：蛤？

犬 兄：好像他改良審麼馬林魚還是孔雀魚的養殖技術。

犬 妹：是喔。

犬 兄：我也想要孔雀魚，電視上看起來很漂亮。

犬 妹：是很漂亮，去請馬麻買給你呀。

犬 兄：……好像很好吃。

犬 妹：噁心！

犬 兄：我現在什麼都想吃。



犬妹：家裡好像還有牛奶和喜瑞兒，還是你要泡泡麵。

犬兄：（起身）我要吃泡麵！但是不要泡，我要捏得碎碎的吃！

犬妹：你真……算了。難怪麻要把泡麵藏起來，不然一定全部被你當零食吃掉。

妹走進廚房拿泡麵。兄迫不及待地接過，握在掌心捏碎，但塑膠袋卻被捏爆了，細碎的乾麵塊散了一地。

犬妹：又來了，自己清。（頓）你爲什麼會知道拔和總統拍照的事？

犬兄：我在倉庫裡發現一本資料夾，裡面全是把拔的剪報。很厚很厚的一本喔，我看完，才知道我們的把拔是名人耶。十大傑出青年、企業菁英代表、扶輪社分會長、慈濟主任委員……真的很厲害捏。

像不是拔麻親生的。

犬妹：我知道啊。

犬兄：你怎麼知道的！

妹輕輕地拉住兄的項圈，兄也緩緩地握住項圈。

靜默。

犬兄：我們是從哪裡來的？

犬妹：你說呢？小時候馬麻說我們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

犬兄：那我們真的馬麻和把拔是誰？

犬妹：我怎麼可能知道。

犬兄：大哥會知道嗎？

妹聳了聳肩，兄走到大哥房門前堆積的堡壘。

犬妹：是喔。

犬兄：但拔和麻爲審麼不住在一起惹？

犬妹：離婚啊，這麼簡單的問題要問幾次。

犬兄：你想是因爲我們把拔出軌口？

犬妹：還是出櫃？

頓。

犬兄：他是我們把拔耶。

犬妹：難說喔，現代社會……

長靜默。

兄陷入了沉思。

犬兄：眉，有件事我想該是時候跟你講惹。

犬妹：蛤？

犬兄：眉。（嘆了一口氣）你知道口？……我們好

犬兄：小時候，拔和麻和你和我還有哥，我們都住在這裡。每天都很快樂，麻都會弄好吃的東西給我們吃，拔都會陪我們玩。那時候好開心。後來拔走惹，哥也走惹，最後麻也不住在這裡惹。

犬妹：麻用拔給的錢在金山南路買了間豪宅，門口還有裸體雕像的噴水池。

犬兄：麻自己一個人住不寂寞嗎？

犬妹：應該還好，她有很多貴婦朋友，可以每天散步吃下午茶。

犬兄：奸詐！診麼可以不帶我們去，把我們留在這裡破破爛爛的。

犬妹：或許她不想弄髒家裡。

靜默。

犬兄：你說，麻是不是覺得我賴在家裡當米蟲很討厭？很煩？很沒用？很占空間？會不



會……想要把我掃地出門之類的啊啊啊。

犬妹：格，你都這把年紀，麻當然——

犬兄：完蛋了！麻如果不養我，我一定會死！我該怎麼辦——

犬妹：麻不可能討厭你！不然她幹嘛還留這間房子給我們住。

犬兄：麻只喜歡你，你們都會一起去散步、吃下午茶。你就搬去跟她住，你很乾淨，你搬去跟她住，她就可以把房子賣掉，把哥和我趕到街上去自生自滅！說不定，這樣對我們還比較好。

犬妹：但我想留在這裡。

犬兄：這裡有什麼好？又髒又臭又沒有東西吃，還要看麻臉色——

犬妹：這裡有葛格你在，所以我想留在這裡。

靜默。

犬兄：眉，你好肉麻喔。

犬妹：你在笑。早知道不要讓你得意了。

犬兄：討厭。

犬妹：格你不要裝娘啦，好噁心。

兄妹嬉笑打鬧成一團，遊戲間妹翻倒在地，而兄正好趴跨在妹身上。兩人彼此注視，四周安靜彷彿凝結，氣氛也曖昧了起來。

寧靜中，房門猛然發出巨大聲響，兄妹驚嚇地分開，注視著震動的房門，持續沒多久後，客廳又再次恢復了沉靜。

兄妹兩人對望，又尷尬地迴避了對方的眼神。

兄緩緩起身，妹隨後也回到沙發上。

犬妹：格，我覺得你應該要出去，多認識一些朋友。

犬兄：你覺得我有可能嗎？

犬妹：試看看嘛！還沒有做怎麼——

犬兄：好啦好啦，囉唆。（頓）你呢？你有認識甚麼好朋友嗎？還是男——

犬妹：每天都在陪麻吃下午茶，怎麼有可能？

犬兄：麻其實對我們很壞，麻根本把我們當狗養。

靜默。

兩人對望。

犬妹：格，我們找他出來聊聊，你說好不好？

犬兄：蛤？

犬妹：聊聊說不定就能知道他是不是我們大哥。

而且他應該可以教我們要怎麼在外面生活。

犬兄：爲審麼非得要找大哥？

犬妹：難道要找你嗎？

犬兄：我們可以在網找資料或者看電視——

犬妹：我要他教我怎麼離開這個家。（頓）電視上也有教這個嗎？

犬兄：你真的想離開？

犬妹：嗯。

犬兄：離開之後就沒有散步、下午茶和好吃的東西了耶！

犬妹：我不在乎。

犬兄：你好討債……你要走就走啊，你走了之後，說不定麻就會帶我去吃下午茶了。

犬妹：OK啊，我現在就去找大哥。

犬兄：信不信你會被吃掉！

犬妹：反正我已經決定拋棄這裡了。

犬兄：你在說審麼？



犬妹：拋棄，消失，就跟當年的大哥一樣。

犬兄：可是大哥現在回來惹。

犬妹：我不像你們，我一定說到做到。

犬兄：不可能啦，別傻惹——。

犬妹：我是說認真的！

犬兄：所以我也要拋棄我？如果你不在，麻就不理我惹怎麼辦？

犬妹：（小聲地）我不知道……

犬兄：有種你去跟麻講啊！

靜默。

尖銳的電鈴聲接連響起。

犬兄：馬麻回來了，快坐好！

犬妹：格，我——

犬兄：坐好坐好，馬麻才會說我們乖，帶好吃的

東西給我們吃——

犬妹：格，夠了，我——

犬兄：（大聲地）你就這麼想惹麻生氣！

犬妹：不是，我——

犬兄：乖乖坐好！

兄強硬地將妹壓坐在沙發上，妹試圖起身，掙扎中衣服變得凌亂，拉翅頭冠也歪斜一邊。突然間，門鈴聲停止，客廳陷入寧靜。

兄妹注視著門扇，回頭彼此面面相覷。妹把頭冠拆下丟到一邊，起身走向大門，開門察看外面。不久，妹又走了回來。

犬兄：誰？

犬妹：不知道。但門上有張字條，要我們繳管理費……幫我個忙。

犬兄：審麼？

犬妹：後面的拉鍊，幫我拉下來。我受夠這件衣服了。

兄幫妹拉下背後的拉鍊，妹脫下假旗袍，身上只剩一件襯裙。她把衣服和頭冠丟到角落的垃圾堆，轉身要離去。

犬兄：你要去哪裡？

犬妹：我說過了，我想找他談談。

犬兄：找他、找他、找他，一天到晚他他他，你煩不煩啊？我和你從小一起長大，你從來沒聽過我的，大哥突然出現，就比較了不起□？

犬妹：他又不一定是我們大哥。

犬兄：那你還找他幹嘛？聽陌生人的話不覺得恐怖□？

犬妹：好嘛！你比較了不起，你來告訴我該怎麼做嘛！

犬兄：好啊，好啊……我們可以坐在這裡看張惠妹的錄影帶。

犬妹：然後呢？

犬兄：晚上睡一覺，忘記你現在說的傻話。

犬妹：果然……

犬兄：你不是要我說嗎？這是我覺得對你最好的建議啊。

犬妹：算了算了——我還是要去找他。

犬兄：大哥根本就是失敗者，不然診麼會回來？

頓。

犬妹：不管是誰，我只想要有個大人能告訴我，到底該怎麼做？

犬兄：眉——

妹敲了敲房門，突然房門「嘎！」地開啓窄窄的一道縫隙。妹回看了兄一眼，兄撇過



頭生悶氣。妹走進了沒有光的房間，並關上了房門。

兄將一卷錄影帶放進錄影機，影像裡出現張惠妹參加五燈獎歌唱的影像。張惠妹正在演唱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八日，挑戰四度五關的落敗歌曲〈海上花〉（詞曲：羅大佑）：「是這般柔情的你，給我一個夢想……轉身淚影洶湧沒紅塵……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盈盈的盪漾……」

兄走向房門，將耳朵貼在門扇偷聽房裡的聲音。

兄放棄偷聽，回到沙發上盯著電視看。不久，他深吸了一口氣，起身走向大門，開啓大門後走了出去，砰地一聲關上大門。燈光漸暗。

兄等待許久，但仍然沒有人回來。他開始顯得有些不耐，在大門邊來回踱步。蠟燭搖曳的火光逐漸變得黯淡微弱，不久便陸續熄滅。當最後一根蠟燭熄滅後，客廳陷入一片漆黑。

兄打開電燈，但燈光卻不是本來的日光燈，迷迷糊糊的光線，彷彿幻境。

兄洩氣地坐在沙發上。突然，禮物盒開始搖動，接著翻倒在地上。盒蓋脫落，裡面露出一隻不斷朝天踩步的機器狗。兄將機器狗撿起把玩。

犬 兄：還說是聲控……嘖，瑕疵品。

機器狗……：瑕、品。

犬 兄：會講話耶。

機器狗：費、講話耶。

犬 兄：幹嘛學我講話？

機器狗：幹、幹模模協我講話？

突然間，大門急促地開啓，兄喘著氣衝了進來，瑟縮在沙發上。

暗場，場上只剩下電視機的聲音：

「……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還有沒有？還有沒有？啊——很遺憾地，張惠妹小姐由於忘詞的緣故，四度五關銜冕失敗。讓我們恭喜今天的挑戰者……」

第三場

燈亮時，兄正用彩帶等裝飾品布置客廳，並把穀片、牛奶和兩個湯盆細心安放在桌上，桌上還有個包裝精美的禮物，禮物旁還點燃生日蛋糕用的小蠟燭。當一切準備工作完成後，兄關上電燈，躲在門邊等待妹回來。

犬 兄：診麼費這麼討厭！

機器狗：怎麼會這麼討厭。

犬 兄：你縮話功能壞掉啦！

機器狗：你說話功能壞掉了。

兄將機器狗丟在地面上，機器狗靜止了動作。

兄伏在地面，觀察一會兒後，將機器狗在地面扶正。

犬 兄：走——

機器狗複述了一次指令，開始行走。

犬 兄：停！

機器狗複述指令，停止動作。



犬兄：還不賴嘛！握手——轉圈——後腳站立——單腳——跳——

機器狗隨著指令做出各種動作，犬兄越來越興奮，接連說出越來越困難的指令，最後趴在地面，隨著機器狗做出同樣的動作。

指令和複述聲彼此開始混雜，漸漸地竟然變成是機器狗下指令，而兄跟著複述並做出動作：「握手——轉圈——後腳站立——單腳——跳……」

犬兄：握手……轉圈……後腳站立……單腳……

兄的聲音與動作越來越像個孩子。機器狗也不再跟隨動作，只停留在原地地下指令，而兄的動作和複述也開始變奏：

「吃——長高——長胖——聽話——說謊——」

犬兄：吃……長高……長胖……我最聽馬麻的話了，我最喜歡馬麻了！

「不可以說謊——吃——睡——死掉——」

犬兄：我想要吃飯飯……我想要睡覺……我想要死翹翹……

「蹲下、起立——起立、蹲下——」指令變調成國小健康操的口白：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身體好，精神好，愛清潔，有禮貌——人人見了都喜歡，嘿嘿嘿，哈哈——」

體操音樂緊接而起，兄跟著節拍做體操動作，動作和神情完全變成個孩子。

妹穿著寬鬆的T恤，邊揉著眼睛，邊拖著枕頭走進客廳。她的神情與聲音也是個孩子。

犬妹：葛格，你在幹嘛，好吵喔……體操！你每次都偷偷做，都不叫我。

犬兄：（停下動作）我有叫你，是你自己起不來。

犬妹：再來一次！教我！

犬兄：不要。

犬妹：葛格，你好討厭喔。

兄在機器狗頭上拍一下，音樂隨即停止。

妹搶過機器狗，亂摸亂按半天卻玩不出個所以然來。妹哼著走調的體操旋律，手舞

足蹈地胡亂做著想像中的體操動作。
兄從桌下拿出一疊紙和筆，趴在地上開始塗塗寫寫起來。

犬妹：葛格，你在做什麼？

犬兄：我在寫長大的夢想。

犬妹：長大的夢想？

犬兄：對，聽把拔說把長大後想做的事都寫下來，以後就會一個一個實現。

犬妹：好好喔！那我也要寫。

犬兄：挪，給你。

兄抽出一張紙連同筆交給妹，妹學著兄的樣子趴在地上，思考許久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犬妹：葛格，我不知道要寫什麼。



犬兄：寫什麼都可以。

犬妹：真的嗎？

犬兄：真的，可以，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犬妹：我可以寫我想吃麥當勞嗎？

犬兄：寫遠一點的事，長大以後的事。

犬妹：那我可以寫我想要去吃下午茶嗎？

犬兄：就說要寫以後的事意咩。

犬妹：我又沒有去吃過下午茶，馬麻每次都只帶

你去，好好喔。

犬兄：誰叫我比較可愛。

頓。

犬妹：葛格，那你都寫惹什麼？

犬兄：我看看——我想當總統！

犬妹：好棒喔！

犬兄：我想當太空人。

犬妹：好好喔！

犬兄：我想要當科學家。

犬妹：那……我想要當大明星，賺很多很多錢。

犬兄：我要當醫生，也要賺很多很多錢。

大門外傳來一對男女彼此爭吵、鬥毆，以及東西掉落和碎裂的聲音。兄妹沒有反應，持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

犬妹：我要開一間蛋糕店——

犬兄：我要當探險家——

犬妹：還要賣花——

犬兄：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犬妹：很多人會到我的店裡來玩——

犬兄：遇到很多很多人——

犬妹：還有把拔、馬麻和葛格，大家都很快樂的在一起。

犬兄：然後大家就會覺得我很厲害。

犬妹：我想要永遠、永遠和大家在一起。

犬兄：我要當個好孩子、好學生，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靜默。

這時，門外的爭吵聲也安靜了下來，只剩下微微的啜泣。

犬妹：可是馬麻說……中國人都是狗。

犬兄：爲什麼？

犬妹：我不知道，馬麻說的。而且馬麻還說——

把拔是狗。

犬兄：蛤？

犬妹：狗東西。

犬兄：喔，所以說……我們的把拔是中國人？

犬妹：我不知道，馬麻沒說。

靜默。

犬妹：把拔、馬麻爲什麼最近常常吵架？

犬兄：因爲把拔愛馬麻，所以常常害馬麻生氣，兩個人才會吵架。

犬妹：可是馬麻好像在哭耶。

犬兄：馬麻愛哭，因爲把拔不想跟馬麻玩惹。

犬妹：是嗎？

犬兄：是啊，每次我說不陪你玩，你就在那裡哭。

犬妹：……把拔好久沒有回來惹。

犬兄：反正把拔只會整天待在家，從來沒有帶我們出去玩。

犬妹：等一下馬麻會帶你出去散步？

犬兄：嗯。又要去吃下午茶惹，好煩喔！

犬妹：好好喔，什麼時候才會輪到我？

犬兄：等妳比我可愛的時候。

開門聲。



犬兄：馬麻回來惹，快坐好。乖乖的，馬麻才會帶你去吃下午茶。

兄妹在沙發上正襟危坐，大門開啓一道窄窄的空隙。強烈的光線從門外映照進昏暗的客廳，門外的母親身量高大有如巨人，看不清楚面容只剩一個黑色剪影。

犬妹：馬麻回來惹！

犬兄：馬麻，我們要出去散步惹嗎？

母親沒有回應，兄妹兩人面面相覷。靜默許久後，母親終於開口。聲音幽冥重疊，似男也似女，像是從四面八方環繞的耳語，彷彿另一個世界來的聲音。

母親的聲音：

靜默。

犬妹：葛格，我要走嘍。

犬兄：你走啊，你走啊，我永遠——都不再陪你玩了。

妹走向光亮，關上大門的同時，室內瞬間化作黑暗。

燈光再次緩緩地亮起，回復到原本客廳的光線。渾身髒污的兄平躺在客廳地上，茫然地起身張望。他滿臉淚水，彷彿剛經歷一場漫長的噩夢。

大門再次開啓，妹走了進來。妹穿著合身的空姐制服短裙，拉著行李箱。她見兄兩眼無神地站在客廳中間，完全沒有發現自己歸來。妹小心翼翼地脫下高跟鞋走到兄

「美眉，麻今天帶你去走走，好嗎？」

犬兄：（驚訝）麻，那我呢？

母親的聲音：

「美眉，快一點，麻在樓下等你。」

犬兄：爲什麼？——不公平！那我呢？那我呢？

母親巨大的身影消失在門口。兄憤怒地開始摔砸手邊的物品，妹有些驚愕且不知所措地看著大門外的刺眼光亮。

犬妹：格，那……我跟馬麻出去嘍。

犬兄：不准去，麻到昨天都還是帶我出去，爲什麼變成你惹！

犬妹……大概你不可愛惹吧。

身後，叫喚了數聲，才輕拍了他的肩膀。

犬妹：格，你還好嗎？

兄不發一語，睜大眼睛看著妹。撥開她的手，坐回沙發上。

犬妹：又做噩夢了啣？這次是什麼？是上班上學，還是把拔馬麻？

兄仍舊沉默，妹看著他嘆了口氣。

妹將行李箱拖到沙發邊，拉開行李箱，從裡面抓起一把糊糊爛爛的食物。

犬妹：格，跟你說喔，我們今天去吃到飽的下午茶，好多東西喔。還好空姐的配件有行李箱，我趁麻不注意偷丟了好多到箱子裡，



想說可以帶給格和他吃。不過好像都在箱子裡摔得爛爛的——不過沒關係，味道應該還是很好吃的——你看這個是蛋糕，上面有……培根？

兄依舊沉默。妹遞了一把食物到兄手心，兄緩緩回過神，低頭嗅了嗅手上的食物，突然張大口開始狼吞虎嚥起來。

兄吃完手上的食物，將指掌間的奶油舔得一乾二淨。緊接著就將頭埋入行李箱，大口大口吞食箱內的食物。

犬 妹：急什麼？又沒有人跟你搶。

兄停止吞食，抬頭看著妹。妹微笑地拆下制服領巾，擦拭他臉上沾滿的奶油和食物碎屑。兄突如其來地哭泣。

犬 妹：幹嘛啦？又怎麼了？

兄彷彿孩子，偎在妹的懷裡哭泣了一陣。

兄緊緊摟住妹，手指開始不規矩地在妹的背脊上下游移。妹感覺不自在，試圖推開兄。她費了一番勁，才終於將兄推開。

犬 妹：格……你還好嗎？

犬 兄：不好！

靜默。

犬 兄：眉，我想要去環島旅行。

犬 妹：別傻了。（頓）你連新店溪都跨不過去。

犬 兄：眉，你在笑我。我現在真的想要出去四處看看。

犬 妹：你連大門都走不出去。

犬 兄：我想要找老婆結婚。

犬 妹：跳太快嘍，先交個女朋友吧！（拿起行李箱）我把剩下的拿去給他。

妹轉身要離去，兄拉住了妹的衣角。

犬 兄：眉，你覺得我診麼樣？

犬 妹：什麼東西怎麼樣？

犬 兄：和我……在一起？

兄凝視著妹，妹將兄的手用力甩開。

犬 妹：變態。

犬 兄：對不起，我剛剛只是——

犬 妹：你是個好葛格。

犬 兄：蛤？

犬 妹：就這樣，沒有別的了。

犬 兄：可是……你昨天是不是在大哥房間睡。

犬 妹：你管我？你還不是愛跑來我房間打地鋪。
犬 兄：我擔心你，我在你們門口，擔心到整個晚上睡不著。
犬 妹：放心，我又沒有被吃掉。他還在恐慌這個新地方，特別是晚上。我在房間裡陪他，他就睡得比較好，也沒有大吼大叫了不是嗎？

犬 兄：可是你晚上從來都不陪我……
妹嘆了口氣。

犬 妹：因為你太臭了！（頓）我要走了。

犬 兄：眉——

犬 妹：反正等你洗乾淨後再說，掰。

妹走進大哥的房間。

犬 兄：（小聲地）眉，我是想說生日快樂……你的



和我的，生日快樂。

兄看著房門生悶氣，他開始感覺全身搔癢。他脫下骯髒的上衣，用手指在身上四處抓癢。蒼白的皮膚上逐漸出現一道道泛紅的抓痕。

機器狗逕自在客廳裡走動，燈光漸滅。

第四場

黑暗中，電視機的螢光幽幽亮起，播放著黑白老電影《曼波女郎》（一九五七），葛蘭正演唱到〈我的天堂〉（詞：蔡湘棠，曲：李雋青）一曲：

「要怎麼跳就怎麼跳，愛怎麼唱就怎麼唱；想怎麼鬧就怎麼鬧，能怎麼想就怎麼想。隨你怎麼瘋，任你怎麼狂，跳個通宵，唱到天亮，全都無妨……這

頭，牛奶由臉頰和下巴滴流而下。

兄關上電視。

兄看了看四周寂靜的客廳，又看了看大哥無聲無息的房門。犬兄又倒了一碗牛奶穀片，端到大哥的房門口，小心翼翼的敲了敲門。

犬兄：大哥，你要不要吃點東西？

沒有回應。

犬兄：大哥，我放在門口喔。

同樣，沒有回應。

兄將門扇半啓，將湯盆放在黑暗的門洞

是我家，是我的天堂。」

燈光逐漸亮起，兄隨著音樂踏著舞步，手拿著盒裝巧克力穀片和牛奶，搖搖晃晃地走進客廳，從凌亂的客廳桌上勉強找到一個稍微乾淨的湯盆，用衛生紙擦拭後，將穀片倒進湯盆。

犬兄：這是審麼飼料……

兄將牛奶倒進湯盆，卻四顧不見湯匙。有些煩躁地在垃圾堆中翻找。

犬兄：靠杯，湯匙咧？

兄放棄尋找，屈身向前將嘴靠近桌上的湯盆，先是沿著盆緣啜食，隨著牛奶和穀片在盆內的水平降低，最後犬兄幾乎快將臉埋進湯盆。直到食用完畢，兄才再次抬起

邊，兄隨即也倚在門邊坐下。

犬兄：大哥，你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事嗎？我已經忘記是審麼時候惹，總之是小時候，我們都會玩在一起，响？（頓）小時候我們都會玩摔角，但你每次都會贏，我都會被你壓倒在下面。我們明明沒有差多少，你也只比我高一點，但就是贏不了，到底爲審麼？

無光的門洞裡，伸出一雙膚色黝黑、汗毛茂密的手，將湯盆拖進了房間。房間裡傳來嚼食啜飲的啞啞聲。

犬兄：後來啊，我發現我永遠都不可能打敗你，所以後來我開始用奧步，我用牙齒咬你的頭和肩膀，你就會痛得把我推開。後來，你開始反咬回來，咬得我鼻子和臉頰



很痛，結果還是我輸。我們就這樣咬來咬去，有時候還會玩到身上都是咬痕，還不停流血。馬麻就會很生氣地用雞毛禰下面打我們，把我們分開。

空的湯盆從無光的門洞裡推了出來。

犬兄：有一天馬麻不在家，我們又開始玩摔角，打成一團，壓在一起咬來咬去。你還記得嗎？你咬住我的脖子，我超痛的。我那时候真的以為我會死。我狠狠咬住你的耳朵，你痛得想要跳開，但我緊咬不放，不小心就把你耳朵咬掉了一塊肉。血噴個不停，我們都快嚇死了。你想要扳開我的牙齒把耳朵拿出來。（頓）我突然感覺到下面有根硬硬的東西頂著我，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很害怕，一不小心就把它吞下去惹。（頓）你用力的揍我，抓我去撞牆

大哥緩緩地從房門探出頭。茂盛的鬚髮遮蓋他耳朵和大部分的臉，只露出深邃眉宇間炯炯發亮的眼睛。他像野獸般低姿爬行，緩慢地貼近門邊的兄，在他身上聞嗅著。

兄伸手想撥開他的頭髮，但大哥冷不防地咬住兄的嘴唇。

兄驚嚇之餘，奮力將大哥推開，大哥隨即蜷縮回無光的門洞中。兄發覺自己嘴角淌血，將湯盆撿起摔碎在大哥門上。

犬兄：□的，幹！

兄舔舐著嘴角的血，邊移動客廳的沙發和其他家具，把大哥的房門堵住。門裡傳來動物的咆哮聲，門板也隨著衝撞而震動。

掐住我脖子，好像你真的要殺死我。馬麻突然開門，她提早回家惹，她很生氣的用小板凳往你身上敲，救了快死掉的我。但馬麻卻完全沒有發現你少了一塊耳朵，你滿身是血的瞪著我，哭著跑出門，就再也沒有回來了。

兄看著漆黑的門洞，沒有聲息，他嘆了口氣。

犬兄：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靜默。

犬兄：大哥，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耳朵嗎？我知道你是我大哥，我記得那塊肉的味道，可是——可以借我看一下你的耳朵嗎？

兄害怕地遠離房門，在電視機前堆滿雜物的地板坐下，他打開電視，把電視音量調大，直到聽不見房間裡的聲音。整個人躲在一條毯子底，沒發覺房間裡已經沒有動靜。

妹從大門進來，穿著一襲款式類似孕婦裝的樸素長洋裝。

妹走到客廳中央，看著客廳家具移位，以及裹在毯子底打哆嗦的兄，不以為然地拿起遙控器，關上電視，兄嚇得跳起退到角落。

犬妹：格，我回來了。

犬兄：嚇死我惹。

犬妹：你在幹嘛？

犬兄：我在……打掃。



犬妹：打掃？才怪。

妹靠近兄，用手指沾了沾他嘴角的血漬。

犬妹：格，你流血了！你怎麼了？

犬兄：沒事。

犬妹：要不要擦藥？

犬兄：吼叻！誇張，舔一舔就好了。（頓）鹹鹹的，味道還不錯。

犬妹：變態。他今天吃飯了嗎？

犬兄：吃惹。

犬妹：你餵的？

犬兄：嘿啦。

犬妹：真難得。（望著門邊堡壘）一定有鬼……

兄不安地在堆滿雜物的房門前察看，覺得身體渾身搔癢。

犬兄：眉，好癢，我好癢——

犬妹：你今天不要惹我，老娘今天心情不好。

犬兄：先別說那個，你快幫我——

犬妹：不是跟你說今天不要惹我嗎？

犬兄：別這樣嘛——

犬妹：（將兄推開）你好煩喔。我說我今天不爽你沒聽到嗎？

靜默。

犬兄：眉，你怎麼了？

犬妹：沒事。

犬兄：騙人。你消失這幾天發生什麼事惹？

犬妹：幹嘛啦？

犬兄：該不會麻偷帶你去溫泉旅行吧？太好詐了！

犬妹：亂講，我真的很累好不好？……我今天在外面遇到拔。

犬兄：你是說拔？真噠？

犬妹：今天麻帶我坐車到一個好遠的地方吃下午茶，沒有其他太太，就只有麻和我。麻什麼話都沒有說，就只是一直吃、一直吃，因為是吃到飽。我已經吃飽了，什麼也吃不下，就看麻一直吃，一直吃。那間店很漂亮，外面就是公園，公園裡有很多小朋友在玩，溜滑梯、盪鞦韆什麼的。他們的把拔馬麻就在旁邊看。我突然想起來，我們小時候去玩的那個公園，你還記得嗎？

犬兄：小時候搬過好幾次家，每次家裡附近都有個小公園。

犬妹：我突然想起來那個小公園，有座很高蔣公銅像的那個公園。好像很小很小時候，拔會帶我們去那裡玩，他就讓我們在公園裡跑跳、玩沙，他都很安靜地坐在旁邊的公園椅上抽菸，看著我們玩。直到天快黑了，路燈都已經亮了。拔才過來，一手抱

起一個，帶我們回家。

犬兄：我不記得有這件事。

犬妹：我好想拔，外面公園的每個把拔都像是我們的把拔。（頓）當麻去上廁所時，我就跑了。

犬兄：你跑走了？

犬妹：對，我跑走了！我成功離開麻和那間餐廳，我在路上一直跑，雖然我不知道要跑去哪裡。——我在街上亂走，感覺很……自由？

犬兄：好爽！

犬妹：我很害怕，我迷路了！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裡。我想找小時候的那個公園，但其實每個公園都長得好像。我一直走到天黑，我好餓、好累、好冷——好想回家。我在公園的溜滑梯下面睡著了，醒來時，我又繼續走，就這樣過了好幾天，中間有幾次，有人看我可憐，就剝麵包或飯糰給我



吃。

犬兄：……你瘦了。

犬妹：嗯。有天，我坐在一個小公園裡，突然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明明公園裡沒有沙坑、沒有銅像，附近的房子和街道也都很陌生；但溜滑梯很眼熟，那棵茄苳樹的味道也是。對，就是小時候的那個公園沒錯，什麼都變了，但，傍晚路燈亮時，所有的感覺都回來了。我看到了拔，他坐在鞦韆上抽菸，跟以前一樣的味道——我到他身邊蹲了下來，他看到了我。摸摸我的頭，就像以前那樣——拔什麼也沒說，就只是一直抽菸，就這樣一直到半夜。突然發現，拔也沒有地方可以去，只有以前的這座公園，就跟我一樣。最後，他打了通電話，然後拿著公事包就走了。不久，我就看見麻坐計程車停在公園門口，她來接我了。（頓）麻帶我回家，洗澡換衣服，弄飯

給我吃——我覺得自己好蠢。

犬兄：怎麼惹？

犬妹：其實我並不要公園，我只是需要個有晚餐和屋頂的家。我失敗了。

犬兄：我覺得你很酷。

犬妹：拔變得好瘦好瘦，好像乾掉的橘子……

犬兄：回來就好，回來就好。（頓）所以你不開心這件事？

犬妹：別件事。

犬兄：什麼事？

犬妹：沒事。

靜默。

犬兄：你們這次主題是什麼？麻怎麼幫你買這麼難看的衣服？

犬妹：不是，我懷孕了。

犬兄：蛤？

犬妹：我要有小寶寶了。

犬兄：……誰的？

犬妹：不關格的事。

犬兄：你是我眉耶，診麼會不關我的事？

犬妹：格……

犬兄：到底是誰的？妳出去不都跟麻在一起，哪有可能——大哥？

犬妹：不要管我啦！

犬兄：說清楚，是不是大哥的？

犬妹：沒有！

靜默。

犬兄：真的是大哥的。

頓。

犬妹：嗯。

頓。

犬妹：我以為只是好玩。

犬兄：麻怎麼說？

犬妹：麻帶我去給醫生看，看完好像還滿開心的，只是她跟醫生說會養不起我們。

犬兄：哪會？只是多張嘴哪有差？

犬妹：她跟醫生說養不起我們七個。

犬兄：七個！

犬妹：是四胞胎的樣子。

犬兄：那診麼辦？

犬妹：生出來後請人領養吧！（小聲地）或者養小的，把老的送走。

犬兄：（大聲地）把誰送走？

犬妹：你或大哥吧！我要餵小孩，應該不會送走我。

犬兄：不公平，診麼可以這樣！

犬妹：夠了沒？我受夠你了，除了耍賴，你還會



怎樣？我希望生活可以有些改變，我不想
要每天就是你或麻，只有下午茶和這裡。
我不要。

犬兄：……所以你找大哥？

頓。

犬妹：格——

犬兄：診樣？

犬妹：每天跟你在一起，好累。

犬兄：審麼？

犬妹：我累了，我需要點改變，就算一點點也
好。

犬兄：告訴你，我們家就是這樣！就是你我我
你，不會有改變的。

犬妹：但我要當馬麻了。

頓。

犬妹：很棒吧。

靜默。

犬妹：我會餵他們吃東西，陪他們睡覺，陪他們
玩，還有看電視，換好多好多可愛的衣
服。他們會一天天長大，每天都會有不同
的改變——這樣很好不是嗎？

犬兄：對！然後他們就會長大，大到變成像我們
在這裡這樣。

犬妹：我會當個好馬麻，我們會很幸福。

犬兄：難道你不想走了？你差點就成功了耶！

犬妹：（搖了搖頭）他們是我的新寶貝。

犬兄：那我來當把拔……

靜默。

犬妹：把拔是他，不是你。

犬兄：他是你大哥。

頓。

犬兄：我們家一直只有你和我和我和我，我們回
去那時候，好不好？

妹遲疑片刻，仍舊搖了搖頭。

犬兄：大哥是頭狼，他不該跟我們在一起……

犬妹：如果我們都一樣呢？我們只是忘記該怎麼

自己生活。

犬兄：你不該有大哥的小孩……

犬妹：我不想當孩子，該是我當馬麻的時候了。

犬兄：你以為你在扮家家酒嗎？——大哥是瘋
狗！

犬妹：他是狼、是狗，還是發瘋，都好，難道我
們有比他正常多少嗎？

犬兄：你是母狗！

頓。

犬妹：那你呢？你是什麼？——沒卵蛋的傢伙！

犬兄：你說什麼！

犬妹：我有說錯嗎？當年醫生要切除腫瘤，結果
就順便闖了。然後，你就開始這死樣子，
賴在家裡不出門。拜託！沒有人對不起你
好嗎？沒卵蛋只會變太監，不會變怨婦好
嗎？

靜默。

犬兄：我一定會被麻趕走——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辣！

犬妹：嗯。

犬兄：就這樣？



犬妹：你希望我說什麼？

犬兄：被趕走我會活不下去，我會死！

犬妹：嗯。

犬兄：審麼？

犬妹：我累了。

靜默。

犬兄：……好癢、好癢！

犬兄不停的搓揉著四肢，並解開領口，將手伸進衣服裡搔癢。接著開始用舌頭舔舐手臂，也抬腳搔弄胸腹，幾乎要變成一隻狗的動作。

犬妹：格，你幹嘛啦！

犬兄：我好癢……

犬妹：格，你不要這樣，這樣好像……你快停，

我幫你抓癢！

犬兄：……滾，給我……滾！

犬妹：格，好好講話。你到底是在怎麼了？

犬兄：又被大哥咬，說不定去去他傳染給我什麼惹！

犬妹：怎麼可能，那是你太髒，你看你都髒到要起疹子了。

犬兄：ㄟ要碰我——！

兄推開妹，粗暴地扯破自己身上的衣物，赤膊地四肢著地，在客廳裡奔跑亂竄，對著電視和房門狂吠。妹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她試圖想制止兄，但手卻被狠狠咬了一口。

兄繼續狂吠，大門傳來巨大的敲門聲，以及鄰居的咆哮聲：「張太太！你們家不可以安靜一點啊！」「再吵我就要報警

嘍！」「張太太，你到底在不在啊！太誇張了！」

妹情急之下，反拿著雞毛撻子，用木柄朝兄揮去。兄淒厲地哀叫數聲，停止狂吠，瑟縮至牆角發抖。

犬妹：對不起，我只是——

犬兄：只有馬麻會用雞毛撻子打我！馬麻根本不喜歡我，現在連你也看不起我。

犬妹：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犬兄：你是故意的！

犬妹拿起一條毯子，上前蹲下將發抖的犬兄裹住。

犬妹：葛格，我帶你去洗澡，幫你洗得乾乾淨淨，換上一件乾淨的衣服，馬麻就會好喜

歡你，就會把我放在家裡，帶你出去吃下午茶。（頓）我叫麻把大哥趕走，然後我們就像以前那樣，來我們看電視，你說好不好？好不好？

電視節目嘈雜笑鬧聲中，燈光漸暗。

燈光全暗時，舞臺傳來鑰匙串碰撞及開鎖的聲音。黑暗中大門緩緩開啓，頓時強烈而明亮的逆光從門外透進來，勾勒出一個巨大的黑色輪廓。

媽媽回來了。

燈驟暗。



第五場

燈亮時，燈光溫暖。妹坐在沙發上，周圍都是色彩繽紛的嬰幼兒用品。伴隨輕柔的音樂，妹微笑著邊摺衣服，邊哼唱著歌。大哥房間門半掩，裡面傳來小狗們彼此嬉戲玩鬧的聲音。

犬 妹：格，寶貝們已經玩一整天惹，別再跟他們玩惹。

犬 兄：（聲音從門後傳來）蛤——

犬 妹：快哄他們睡覺惹。真是的，到底誰才是小孩？

犬 兄：（聲音從門後傳來）好——

房間中逐漸安靜下來，客廳籠罩在一片溫暖祥和之中。

我們照顧小孩的。格，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兄仍舊沒有回應。

犬 妹：我們再也不用想像外面的世界有多好，因為我們已經自己創造惹一個天堂，我們會陪著孩子好好長大，就像當年拔麻感情還很好時，在身邊陪我們一起長大那樣。格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嗎？拔、麻、你和我還有我們的孩子們，大家都在一起，我們家又重新回來惹耶。

靜默。

犬 妹：格？（頓）你到底在裡面幹嘛？格？

突然，一個旅行皮箱從門後丟了出來。

犬 妹：格，麻把他帶走之後，家裡好像變得不一樣惹。還好麻把孩子都留下來，我以為你會討厭小孩，不過好像不是這樣——你變成比拔更好的把拔，我也會當比馬麻更好的馬麻。有了孩子，我們就有一個完整的家了。有天麻會帶我們，開開心心地全家一起去吃下午茶。我們是一個家，一家人是永遠分不開的。所以我們再也不用擔心麻到底愛誰，帶誰去散步，或吃下午茶，因為我們永遠是一起的。你說對不對？

兄沒有回應。

犬 妹：或許有一天，拔和麻也會和好，搬回來跟我們住，就像小時候那樣。因為我們有這麼一大家子人要養，孩子們又那麼可愛，拔麻一定不忍心我們那麼辛苦，會回來幫

妹嚇了一跳。

犬 妹：格，這是審麼東西啦！（頓）你又想離家出走惹？我剛才不是一直告訴你，說我們……

犬 兄緩緩推開門，走了出來。他渾身是血，從嘴角滴淌而下，將白襯衫和雙手都沾染得一片鮮紅。他的脖子上已經沒有項圈了。

妹愣住了，站在原地無法動彈，身體不住地顫抖。

犬 兄：眉，我要走了。

犬 妹：格，你……孩子！

妹推開兄，衝進房間。寂靜片刻後，妹遊



魂似地走了出來。

犬妹：孩子呢？……孩子他們在哪裡？

犬兄：（平靜地）我把他們吃掉了。

靜默。

犬妹：爲審麼？我們明明——

犬兄：（平靜地）我們家再也不會回來了。

犬妹：什麼？

犬兄：大哥走了，拔也走了，麻也不會回來了。

有孩子又怎樣呢？以後只會變成另外一個

我和你而已，爲什麼要讓他們痛苦。

犬妹：（顫抖著）格，到底爲審麼！

犬兄：……我想，這樣你會比較幸福。

長靜默，妹坐倒在沙發上，凝結有如一尊

石像。

兄穿上大風衣，提起旅行皮箱，打開大門。

犬兄：穿這樣好看嗎？拔的，我在倉庫裡面找到，不知道已經放多久了。

犬妹：……你要去哪裡？

犬兄：不知道，下樓後先找人問個路。

犬妹：你……是要去找大哥嗎？

兄搖頭。

犬妹：不要走。

犬兄：都這樣了，能不走嗎？

犬妹：沒有關係……你留下來。

犬兄：然後我們就像以前一樣，每天等麻帶我們去吃下午茶？

犬妹：……自己出去你會死。

犬兄：或許吧。

靜默。

燈漸暗。

犬妹：格，帶我走！

犬兄：不——你應該要留下來，這樣比較好。

犬妹：我不懂……爲審麼？

犬兄：我們家，從來都只有一隻狗。

（全劇終）

兄輕輕摟住顫抖中的妹，輕柔地拍了拍她的背。分開時，妹衣服沾染上了兄的血跡。妹看著渾身鮮紅的印記，開始放聲尖叫。

妹不斷試圖擦去身上的血跡，像狗般在地上翻滾扭曲著。兄在門邊遲疑了片刻，最後頭也不回地走出大門。

兄的身影消失，場上只剩一個明亮的門洞，有如發光一般。